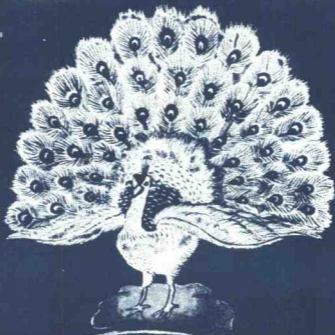


繡像小說



第六拾壹期

K18672/0207

繡像小說第六十一號目錄

世界進化史

惺菴

第五回 繡像

名士居喪千里來弔

賢妻苦諫片語刺心

活地獄

南亭亭長

第三十四回 繡像

少年賭錢深入圈套

無賴服毒大起波瀾

學究新談

吳蒙

第十二回 繡像

朱監督引用私人

胡教員資緣高就

市聲

姬文

第十二回 繡像

改廠房井上結知交

辭茶棧伯廉訪舊友

月球殖民地小說

荒江釣叟

第三十四回 繡像

劫李公奸人焚學校

戮陶黨烈士殉津沽

汗漫游

英國司威夫脫

第二十三回

飛鳥天旋參帝釋

上方地仄走梁清

第二十四回

歸復出反曠陷狼羣

死致生孤踪依馬主

新譯三疑案

名士挂喪千里來弔

賀返

國語

世界進化史  
第五回

法倫

商務印書館印行



賢妻苦諫片語刺心



## 第五回 名士居喪千里來弔

賢妻苦諫片語刺心

惺 菴

却說莊來生聽了閔族民的話。贊道。這論通極。我也有環游地球的意思。只是老母在堂。不忍遠離。將來總要達到這箇目的。去邦更自願意去國遠游。子富道。好好的中國。你們大家去了。那箇來盡義務。改良社會呢。去邦道。我們雖有盡義務的念頭。但是資本不足。沒法兒下手。在種族上算計。不如殖民異方。擴張勢力為妙。族民甚以為然。大家飯罷各散。來生搬至去邦公館裏住下。就在外面打聽印書機器價值。倒不甚昂貴。訪找印工。却沒人肯去。來生來問去邦。去邦道。現在風氣開通。書店開得甚多。還有好些私家著述的稿子。時時出印。因此刷印工人。不愁沒事做。甚至忙不過來。他們不肯掉下了現的。去博賒的。這是人情。來生沒法。只得把那一萬銀子。仍舊匯還了嚴丹陵。詳細寫了一封信去說。自己有出洋的意思。還沒定見。再說閔族民在上海逛了幾天。既然所志難成。只得仍回美洲。辭別了來生。又合他堅訂環遊的約始去。獨有吳子富經營學堂。甚是出力。不到幾天。便覓到了一所房子。來請來生去做總教員。特地訪到

去邦公館裏。去邦接見道。來生已到杭州去了。等他回來再講罷。原來來生送別了閩旅民。便搭船前往杭州。進了城門。找箇客店住下。正想遊那三竺六橋之勝。忽然路上遇着了一位同鄉沈子明。子明見他。開口便道。莊先生。你原來在這裏。老太太有病。你知道麼。來生大驚道。怎樣了。子明道。我是今天纔到這裏。大約老太太的病。是不甚利害。現在請了一箇醫生醫治。很盼望你回去。我趕到上海。聽說你到這裏來了。我又趕到這裏。可巧今天在這裏碰着。真巧極了。來生慌慌張張的作揖道謝。連忙回到寓處收拾行李。店裏的夥計暗笑道。這位先生。今兒纔來。飯也不喫。一徑出門去耍兒。如今又趕回來收拾行李。這是那一出戲。一面替他卷鋪蓋。一面忍不住問道。先生爲什麼纔到又要走呢。來生道。我接着家信。老太太病了。只得趕緊回去。那夥計道。苦腦子。苦腦子。來生不懂。原來這是一句杭州的俗話。來生當晚趁船回到上海。可巧有船開往煙臺。卽日上船。也沒工夫去訪去邦。不消幾日。已到登州。到家只聞得一股藥氣。他妻子侍立在他母親的牀邊。他母親是睡着了。來生放輕脚步。他妻子只是搖手。不多一會。他母親咯的一聲。醒了過來。吐了一口痰。張眼看見來生道。我兒。我同你幾乎不能見面。說罷。喘箇不止。餘下的話。就不能說了。次日。看看不起。來生只得料理後事。延至

第三日就死了。來生哀毀盡禮。在家守起制來。訃函寄到各處。那莊來生的名望是很大的。各省督撫司道。都有奠分寄來。來生雖說不受分子。但是不便璧還。只得揀那祭幛輓聯收些。銀子都寄還了。朋友師生裏面。遠道而來弔的。也甚多。嚴丹陵馮幼安都來了。正待發喪。忽然又有一班西裝的人來弔。來生在孝幔裏看見。是管和甫巫仲熙駱璞如王葆臣臯子虛顧秋軒一班人。忖道。這是煙臺相會的六箇人。爲甚麼到登州來。幼安是認得他們的。接見之下。談起別後的事。只聽得仲熙道。我們從前。本打算做幾樁驚天動地的事。自從那天合莊先生見面後。聽了他的一番議論。我們也後悔起來。纔知強種族不在乎亂鬧。要實實在在的盡義務的。後來又聽人傳說。莊先生在上海演說。要興工業。我們欽佩得很。可惜不會在會。特地趕到這裏。要合莊先生談談。請教他興工業的辦法。誰知莊先生遭了大故。故來弔唁的。幼安道。諸位仁兄既來。不妨寬住幾天。仲熙道。正是。我們原要等莊先生辦過大事。再行請教。當下來生治過了喪。各人送葬已畢。幼安丹陵辭別欲去。來生留住道。我有許多事。要合二位商議。可否寬住幾日。幼安丹陵只得住下。來生哀情畧減。這纔請了幼安丹陵合巫仲熙等六人會面。他自己先敘說道。我在上海會着的閩旅民。那是當今豪傑。志願不凡。我合他有環

遊歐美的約。不料竟遭大故。如今既沒得上輩侍奉。服闋之後。可以任意出洋。但只是第一件。我妻子須託一位朋友照顧。還是託了幼安同學罷。幼安慨然答應。丹陵道。第二件呢。來生道。第二件便是沒有遊賞。這須丹陵大哥力任的了。丹陵道。這在我身上。替你籌幾萬銀子便了。來生道謝。又對仲熙等六人道。六位是從東洋回來的。料想志在遠行。我們結箇同伴如何。六人齊聲道好。當下定議。仲熙問道。莊先生幾時起身。來生道。我是要三年服滿。再定行期。只爲我們別去容易。聚會甚難。趁此大家聚在一起。預先約定的好。仲熙怫然道。先生事事維新。爲何守制的事。這般老舊。這不是坐失機會嗎。來生道。父母的愛情。中外一般。沒什麼新舊的。況且我既遠行。知道何年何日回家。遽別了父母的邱墓。也還不忍。我這名爲守制自由。諸兄不得禁阻的。仲熙諸人聽他說到這話。只索罷休。一齊說道。先生既然要待三年之後。我們在那裏聚會同行呢。來生道。奉屈在這敝處教復學堂教育三年。這是我輩應盡的義務。諸兄肯不肯。六人應允。幼安大喜道。兄弟正想合六位多聚些時。如今能在這裏甚好。千萬到煙臺去。就下榻弟處。多住些時再來。六人謙謝。幼安是留客甚殷。只得允了。來生便作函。通知了沈季和。原來季和開的學堂。已經有箇高等的程度。正要請人教他們西文。合各種科



學。接信一看。乃是來生薦人。那有不願請的。連忙來見了來生。議定薪水。便到客寓拜見了六人。仲熙尤過暑假後到館。住了幾日。幼安欲回丹陵。是已經回濟南去了。幼安辭別來生。同仲熙等六人到煙臺去。來生守制沒事。就有山東巡撫邀他去辦交涉。來生寫信去辭了。他這時長日無聊。想起在家不能奉母。千萬不該。到那上海一踰。不覺淒然淚下。鄉裏人來說墳上的樹。被人斬伐了幾株。來生要親自去看。剛剛出門。迎面忽然來了一箇人。騎着一匹快馬。飛奔而到。到得街口。把韁繩一拴。那馬就住了。那人跳下馬來。沿路打聽道。這裏有一位莊大人。住在那裏。來生只得停住了脚步。那人趕到來生門前。把門狀一看。就請了一箇安。身邊拿出一封書呈上道。這裏既是莊公館。尊駕莫非便是莊大人麼。來生把信看時。乃是直隸總督委他的。來生拆信閱竟。說道。我知道了。你且找箇客店住下。待我寫給你回信便了。那人道。我們大人盼莊大人快去。就請收拾行李罷。來生道。我是不能去的。你請住下再說。那人滿臉懊喪。牽着馬自去。鄉裏人向來生道。他是那裏來的。來生道。他是直隸總督差來請我去的。鄉裏人嚇得打了一箇寒噤。一路低着頭。領來生到得墳上。來生一看。果然新種的松楸。砍去了十來株。那鄉裏人請來生到寺裏去坐。說道。莊先生墳上的樹。在我們身上。叫他們攤

賠便了。來生道：不必。我在這裏坐等。你替我找那砍樹的人來。我責罰他幾句。戒他下次不可再砍就是了。那鄉裏人飛奔去了。到得砍樹的幾箇人家門口。嚷道：我原說莊府墳上的樹。是砍不得的。你們不信。如今他老人家自己下鄉來了。要責罰你們哩。只怕賠了樹。還有別的罪呢。快去罷。誰知那衆砍樹的人家。却是鄉裏著名的霸戶。倔強非凡。聽了這人的話。怒道：誰敢責罰我。砍便砍了。我們靠山喫山。靠水喫水。誰叫他祖宗葬在這裏。那鄉裏人着急道：快休如此。莊家是有名的紳戶。今天我還見直隸總督來請他去哩。大約皇帝都會過面的。你們要合他爲難。只怕雞蛋碰不過石頭。勸你們打退了這箇念頭。好好的跟我去賠箇罪罷。衆砍樹的人家。聽了這話。也是喫驚。沒人敢去。只兩箇硬頭皮的人。挺身而出。說道：直隸總督算什麼。他又管不到我們山東。莊家墳墓。既在這裏。也不敢得罪我們。去便去。有甚麼大不了的事。那鄉裏人大喜。領着二人走到莊來生的面前。來生道：我祖墳在這裏。原指望大家照應些。如今松楸種了。還不到三箇月。已經砍去了好些。將來只怕連我們的墳墓。都保不住了。這還了得。我要去告官。又可憐你們是一班鄉愚。要不告呢。後患無窮。我也沒法。只得要去告的。硬漢見他氣派不凡。只怕果然有些來歷。而且說的話。又有情理。本是自己理屈。只得上

前賠罪道。我們鄉裏人苦。沒有柴燒。因此斗膽砍下幾枝來。是有的。你老要肯捐出幾文錢。做了禁草的使費。自然下次不來砍了。來生聽了。便說道。我便捐幾文禁草錢。也不妨事。只是以後不可再來糟蹋纔好。二人答應了去。來生方纔回家。那箇通信的人。又來討賞。來生給他一兩銀子。歡喜道謝而去。來生後來果然拿出五十兩銀子。散給鄉裏。做了禁草的錢。果然樹木保得穩了。這是後話不提。且說當時來生回到城中。寫好回信。給直隸來的差官。了却那樁事兒。真是光陰易過。看看除孝在即。來生合他夫人商議道。我這出洋的志願。蓄了十來年。只爲母親在堂。不忍別去。這時孝服已滿。就想出去。你們母子。我已託馮伯伯照應。你只守定了家庭教育的宗旨。盼望二子成立罷了。來生娘子哭道。好好的要出什麼洋。婆婆病了。你又不在家。害得我沒了主意。好容易訪請到一位醫生。沒醫得好。我侍候湯藥。徹夜不合眼。盼望得你回家。婆婆已是不能的了。你有了母親。不能奉養。只知道在外閒逛。如今又要出洋。掉下男女不顧。你自己想想。對得住人。對不住人。來生啞口無言。半晌答道。燕雀安知鴻鵠之志。我要戀着你們母子。一件事也做不成功。那還興嗎。他娘子道。你要做甚麼事。從前文章做得不好。三更半夜。點了一盞燈。念得人都頭昏。想中什麼舉人進士。一考不中。兩考不中。

後來又學起什麼外國話來。滿嘴裏不知說些什麼。我也被你鬧得膩煩極了。誰知你的運氣好。居然中了甚麼經濟特科。我只道你從此做了官。博箇封妻蔭子。倒也罷了。誰知你又不喜做官。告什麼終養回來。既然告終養。就該終養纔是。誰知你口不應心。只知道今天上濟南。明天到上海。沒一天肯在家裏侍奉老母。既遭了這般的大事。就該回心轉意。巴結向上。叫過去的上輩。在九泉之下。也有些榮耀光彩。山東撫臺請你去。這是箇好機會。你偏回絕了。直隸總督請你去。也好得箇保舉。你又不肯去。隔壁王嬌娘。都對我說。你真是箇傻子。目下有田有地。有銀子有妻子。正好過箇太平日子。你又要出洋。這不是傻而又傻麼。我實在生的苦命。碰着你這箇傻子。說罷。大哭不止。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少年贈  
錢深入  
園套



無賴服毒  
夫起流淵



活地獄卷之七

南亭亭長著

願雨樓加評

第三十四回

少年賭錢深入圈套

無賴服毒大起波瀾

却說浙江杭州府仁和縣。有家富戶姓袁。上代也做過什麼官。到得子孫手裏。專以盤放爲事。因此他家的錢一日多一日。一年多一年。老弟兄倆。哥哥叫做袁龍賓。兄弟叫做袁鳳賓。袁龍賓沒有兒子。單生一箇女孩子。嫁給清波門外一家土財主。這土財主姓王叫王芥孫。袁鳳賓生了兩箇兒子。大的叫做袁紹芬。小的叫做袁紹芳。袁紹芬有十八九歲了。尙未娶妻子。袁紹芳不過十一二歲罷了。袁家男丁四口。餘外的就是什麼管帳的。收租的。合着家人小子。有箇十來口。袁家住的地段。遠遠近近。沒有一箇不知道他是富戶。袁龍賓袁鳳賓哥兒倆。平時不捨得喫。不捨得穿。謹小慎微的。連一步路都不敢走錯。一句話也不敢說錯。也就可以算得安分的好人了。單是袁紹芬這箇孽障。靠着蔭下之福。飯來張口。茶來伸手。而且不曉得好歹。不識得高低。袁鳳賓想要教管他。無奈妻子護着。袁鳳賓又只箇懦弱不過的。只好聽其自然。那年正月。袁紹芬

帶着錢去逛城隍山一帶。十分熱鬧。袁紹芬兩隻眼睛不夠使。只聽見那邊照牆底下。有鏗鏘的骰子聲音。袁紹芬家裏是從祖上到如今。無論何時。不準賭具入門的。這番袁紹芬看見人家在那裏抓骰子。喜得心癢難撓。擠上去看了一看。原來是箇擺賭攤的。俗名叫做露天賭。那擺賭攤的叫做沈七。是最壞不過的。看見袁紹芬衣服齊整。料想身上總帶有銀錢。又見他呆登登的看。必酷喜此道。嘴裏便說。下注碼啊。下注碼啊。不論多少。都可以賭得的。袁紹芬耐不住了。伸手到腰裏去。摸出一塊錢來。說押他一箇九十三。沈七偏偏擲了一箇十一點。照例彼此不輸。把錢拿回。連骰子也可不擲了。袁紹芬正在興頭上。那裏肯住。便叫道。我來趕你這箇十一點。伸手抓起骰子。嘩唧一響。擲出一箇五元寶來。袁紹芬氣得三尸神暴躁。七竅內生煙。便在身上摸出兩塊錢來。打上。兩塊又輸了。再加上三塊。三塊又輸了。不到兩分鐘時候。把帶來八九塊現洋錢。輸得精光。袁紹芬發了急。便對沈七說。你可相信我。可肯借給我。沈七看定了他的路數。知道他是箇雛兒。便說你住在什麼地方。叫什麼。袁紹芬一一對他說了。沈七一聽是袁富戶的兒子。登時滿面堆下笑來。說可以。請賭就是一面說。一面拿過十塊錢過來。遞在袁紹芬手中。袁紹芬贏一下。輸兩下。不多時刻。又輸光了。大凡一箇



人是越輸越急。越急越輸。何況袁紹芬這點點的小孩子。加以沈七成心想誑他一大票。儘管把錢借給他。後來借的多了。在賭檯底下取出筆硯。把帳簿撕了十幾頁。每一頁或是注上五塊。或是注上十塊。叫袁紹芬都號了押。就拿這撕下來的帳簿賭。不拿現洋錢賭了。直到日落西山時分。袁紹芬輸得和鬪敗公雞一樣。沈七數了數。統共是二百七十三塊錢。沈七問袁紹芬。賭不賭了。袁紹芬有氣無力的回道。不賭了。沈七道。既然不賭。我就要算帳了。統共是二百七十三塊錢。怎麼樣。跟到府上去拿罷。袁紹芬一想不好。倘然跟回去。一則驚動了父母。難免教訓一頓。二則家裏雖說有錢。看見年底下一捧的銀子都放三分利。放給那些過不了年的人去了。雖說二百多塊。還湊得出。然而爲數忒大。在大正月。也就爲難。左想不是。右想不是。只得硬着頭皮道。明天來拿罷。沈七道。也好也好。袁紹芬說完這句話。一步一撞的去了。沈七收拾過賭具。回到家裏。他家裏還有一箇母親。一箇老婆。一箇兒子。一箇女兒。沈七子午卯酉告訴了一遍。合家大小。指着這箇喫的。自是歡喜。等到第二天天不亮。就起來燒飯。喫飽了。一直奔到袁紹芬昨日所說的地方來。看看太早。就在袁家對門一座小茶館裏候着。兩眼不住的釘着看。恐防袁紹芬出去。跑了空。直候到太陽老高。沈七慢慢的走到袁家門

上。袁家門上當是拜年的。回頭一看。沈七穿着短打。神氣不像。問他來意。沈七吞吞吐吐的說。要找你們少爺。問他討一筆錢。門上說我們少爺。從不到外面去賒帳的。你們是什麼店。我們少爺拿的什麼貨色。該給多少錢。你說明白了。我去問問少爺看。是有就給你。要是沒有。那就別怪我大正月裏。罵你出去。沈七聽見袁家的門上。把話說的硬朗。便也換了面目。放出他平日那副無賴的行徑出來。把帽子望腦袋上一推。大聲道。我也沒開店。他也沒拿我的貨色。我問他討的是筆賭錢。袁家門上。早啐了沈七一。口。罵道。好雜種。你原來是討這種錢來的。我們少爺那會輸錢給你。你分明詛人罷了。沈七也嚷道。說的好乾淨話兒。既有憑據在此。你們要是賴掉了半箇。我這杭州城裏。簡直不要登了。說罷。便將帶來一疊借紙。一張一張翻給袁家門上看。說這不是他親筆畫的押麼。袁家門上如何肯信。一伸手。給了沈七一箇嘴巴。沈七也上去。把袁家門上揪住。裏面聽見沸反盈天的聲響。許多家人小子都趕將出來。看見一箇穿短打的。揪住門上。齊齊發了一聲喊。說那還了得。便七手八腳。將沈七揪在地下。飽打一頓。直打得沈七叫爺叫娘。方纔放他起來。推搦出了大門。將門關上。沈七錢沒有討到半箇。白白地飽了一頓老拳。出得袁家門。心裏越想越氣。走到一座小煙鋪裏。掏出一百錢。

挑了些鴉片煙。藏在懷裏。回家悄悄的把鴉片煙倒在碗裏。和了點燒酒。一口氣喝下去。便倒在牀上睡了。他妻子問他說話。他總是不答應。又聞見酒氣和鴉片煙氣。嘴裏說你別是服了毒罷。要死死到他家去。也好撈口棺材。死在家裏。是蘆蓆都沒有一張的。沈七一蹶身爬起。望外飛跑。他母親哭着去趕。已經是來不及的了。再說袁家門上。自從打了沈七之後。怕他再約了人來尋釁。把門關得緊緊的。好在大正月裏。老主人拜年去了。小主人又不知那裏去了。倘然鬧點事。自己擔當不起。所以只好給他一箇閉門不納。誰想到得下午左近。門外一片喧譁。有人把門擂鼓似的。差不多要破了。門上大着膽子。開出門來一看。階沿上躺着一箇人。已是死了。就是方纔要賭帳喫打的那箇沈七。門上這一驚非同小可。連忙打發人去喚地方。地方來了。說這事外頭張揚開了。總得報縣。少時屍親也來了一箇白髮的老婆婆。一箇黃瘦的女人。兩箇拖一箇掛一箇的小孩子。哭哭啼啼的坐在袁家門口。還有許多看的人。夾着一般無賴之徒。大家喊道。袁家仗着有錢有勢。威逼人命。你們不打進去。等待何時。這箇當口。袁龍賓袁鳳賓業已回來了。聽見了這樁事。急的搓手頓腳。正是。

閉門家裏坐

禍從天上來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沈七之死。袁氏破家之先兆也。此種事所在皆有。而地方官不可不稍留意。以長藉死圖詐之風。

袁紹芬初墮沈七計中。繼而不知去向。寫不經事少年作事。逼肖逼肖。

將帳簿撕下。畫了押。作爲注碼。此種賭法。新奇之極。袁紹芬雛兒也。安得不受其愚哉。

此回波瀾。全因袁家看門者而起。蓋不打則沈七不至服毒而死。沈七不至服毒而死。則袁氏不致破家也。

朱監督引用  
私人



胡敦貞與高就



學究新談

第六十一期

第十二回

朱監督引用私人

胡教員夤緣高就

吳蒙

却說黎慧官把魯子輪來杭辦學區的話。告知了他的先生胡先生。胡先生甚是躊躇。忖道。這學區一設。我們用舊法教書的人。沒飯喫了。館課已畢。蹶到義學裏。找陸先生。經邦商議這事。經邦道。子春兄。你怕什麼。你令親現在上海高等學堂裏管事。你去找他。還怕做不到教員麼。一語提醒了子春。却故意說道。不妥不妥。雖然舍親肯吹噓。那學堂的教員。是要維新人纔好當得。我們一派舊法。如何當得來呢。經邦道。其實不然。我也曾合他們維新的人交往。不過懂得什麼平等宗旨自由真理罷了。別的本事。也合我們一般。只消把四書五經的教法。略爲變通些。就算得維新的了。子春暗自好笑。忖道。四書五經。如何變通得來。足見他說話有點七不當八。情知沒甚可談。辭別回館。連夜趕寫一封信。寄往上海。不在話下。如今再說他母舅杜鹿笙。本係在上海經商的。只爲買賣不好。虧了本店。都歇了。可巧他舅兄朱鴻儒做了高等學堂的監督。鹿笙聞着沒事。只得去找他。鴻儒道。學堂裏的事。你那一件辦得來。況且各席都是清苦的。

只帳房裏還有餘利好分潤些。其餘只靠幾文呆薪水罷了。比不得商務場中。來千去萬。可以活動得來。我勸你另圖罷。鹿笙道。我不過在這裏掛箇名。就在外面經商。面子上也好。看些。說出話去。都能響應。鴻儒道。也罷。只學監一席。如今有了兩位。我再把你補上箇名兒。一月倒有四十兩的薪水。你將就混混罷。鹿笙道。學監是甚麼職事。辦些什麼公事。鴻儒道。學監是專管學生。起早睡晚。禁止他們不准出去胡鬧的。鹿笙道。這麼說來。我是當不得的。鴻儒道。爲甚麼當不得。鹿笙道。我第一是不能起早。第二是天天要到租界合同行中人在茶會上聚議的。如何幹得了這事。鴻儒道。你又來了。這不過是件名目。借此緣由。每年開支四百八十兩銀子罷了。你真箇要在裏面辦事麼。你只消隔這麼幾天。到堂裏周旋周旋同事罷了。鹿笙道。不怕人家說閒話麼。鴻儒生氣道。你還說在外面久混的。這點訣竅。都沒知道。我一邊的人。那箇敢說閒話。他們還要恭維你纔是哩。鹿笙大喜。鴻儒道。我們老四也在這裏。他也是當學監的。你去請教請教他。等一會。聽得堂裏敲鐘。那便是飯時。你一徑到我公館裏喫飯便了。鹿笙道。原來安儒四哥。也在這裏。我還不知道。當他仍舊在木行裏呢。鴻儒道。禁聲。這裏不好亂說。你須慎言。再者。將來到堂時。須要做出些斯文樣子。說幾句充內行的話。千萬不要露



出本色。你看我們老四。他倒很知道這些訣竅。鹿笙聽他說一句。應一句。是那裏還敢駁回。當下別了鴻儒。有人領他到了安儒臥室。只見安儒獨自一人。在那裏焚香念經哩。鹿笙走到他面前。叫聲四哥。安儒這纔探下閹銅邊的眼鏡。起身相迎道。妹夫你來了麼。好極。我們多日不見了。鹿笙道。可不是。我只爲倒帳的事忙。到如今沒工夫來問候。四哥。不知四哥甚時到這裏來的。安儒道。我來了整整一箇月了。也因這裏脫不來身。沒到府上去過。安儒一邊說。一邊舉眼看那門口。有兩箇學生。在那裏張望嘻笑。連忙站起身來。把門關好。然後就坐。把自己的黃銅鯊魚皮殼的水煙袋。遞給鹿笙吸煙。鹿笙正是水煙癮發。接在手中要吸。偏他煙袋裏是盛的青條煙。勉強吸了幾口。遞還安儒。鹿笙趁沒人時。把鴻儒替他設法的話。告知安儒。安儒道。好是好的。只是這裏有兩位同事。很不好共。你說話要留心。鹿笙問是何人。安儒道。一是西文教員韓伯葵。一是中文教員錢謙甫。這堂裏除了他們兩人。都是監督一邊的人。你可以隨便閒談的。鹿笙牢記在心。不一會。只聽得噹噹鐘聲響亮。就有許多着皮鞋子的學生的。篤的篤下樓去了。安儒站起來讓道。喫飯去罷。鹿笙道。大哥約我公館裏喫飯。我們同去罷。安儒道。我是要在這裏監飯的。你請去罷。鹿笙只得別了安儒。自到監督公館去。鴻儒

接見了他。同到上房。見了舅嫂。就有幾箇內姪合內姪女。撕攆着他。要菓子喫。鹿笙道。菓子有的。待我下次帶來罷。鴻儒道。你姑夫關了店。菓子都給人家擡去了。他姪女只九歲。道。那人爲甚要擡我們的菓子。我們把他送到縣裏打板子。鴻儒道。休得胡說。鹿笙道。令媛倒是好大的口氣。熱鬧一會。開出飯來。鴻儒合鹿笙一桌。他妻子領着男女。在裏間屋子裏喫。鹿笙飯後。就領了內姪男女。到花園裏逛了一回。鴻儒已知照學監。出了一張條子。請鹿笙辦理學監事。又吩咐帳房。開支四十銀子一月的薪水。回公館。合鹿笙說知。鹿笙再三道謝。次日便把鋪蓋網籃。搬入堂中。安儒領了他。合各位同事見面。果然連韓伯葵錢謙甫都會着了。鹿笙一味謙恭。說些叨教的話。會過同事。到得自己房裏。安儒走來附耳道。你見了同事。千萬不要過謙。你我是監督一邊的人。也該拿出些身分來纔好。他們那班寒酸的人。是不配恭維的。恭維了他們。倒得意起來。把我們不放在心裏。你切記我這句話。鹿笙這纔悔悟。自此見了同事。便大模大樣的。不甚答禮他們。別人還好。只這韓伯葵生性僵硬。有點兒氣不憤的。原來韓伯葵是南通州人。本是師範學堂出身。不但西文科學。研究得精深。連中文也很用過一番工夫。詩詞歌賦。沒一件不出色。他當了西文教員。很不情願。時常想改途當中文教員。爲保存

國粹起見。實在也因目前的中文教員。沒一位稱職的。就只合錢謙甫莫逆。那錢謙甫也是師範學堂出身。合伯葵是同學。又是同鄉。本領不相上下。只因謙甫早膺了教員一席。沒工夫去研究科學。只這點不如伯葵。兩人的議論識見。差不多。好說得上水乳交融了。這高等學堂。原是一位大商家捐貲創辦的。打聽着這兩位教員本領好。便請在堂中。歷換幾次監督。都因他們二人教課認真。留着不放。這時開創這學堂的人。經費不敷。另換幾位紳董接辦。因此請朱鴻儒做了監督。他纔慢慢地設法安置私人。伯葵謙甫見此情形。很不願意合他共事。早想出來。只爲學生合自己沈瀟。很有點師生情誼。不忍就去。因此住下的。遇着一位朱安儒。那種目空一切的神氣。已覺受不住。又添了一位杜鹿笙。見面倒很謙虛。遲兩天也就合安儒聯絡一氣。使出傲慢樣子來。伯葵納悶。去找謙甫閒談。可巧一位學監陸定安。陪着從前監督劉思梁在那裏。伯葵進入房中。謙甫讓坐。思梁道。二位倒有耐心。都還在這裏。伯葵道。我們沒處去。却蒙朱監督栽培罷了。思翁有什麼機會。替我們圖圖。思梁別轉了頭。對定安道。你的事。我倒替你在家鄉安排好了。明年用不着渡大西洋的了。伯葵忖道。到底他們是師生。這般關切。談了一會。送客出去。定安得意揚揚。走入安儒房裏去了。伯葵合謙甫談了半天。伯

葵慨歎這學堂變做了箇僉人利藪。甚抱不平。謙甫勸道。不必氣他。我國人的程度。不過如此。便換別人來辦。也是一般。只是有暗藏些的。有明擺着照應私人的罷了。二人正在慨歎。只聽得外面幾箇小學生叫道。王先生不通。王先生不通。謙甫又是好笑。又是好氣。只得隨他們攬去。隔了幾日。纔有人告知謙甫。這王先生講一句詩經。講錯了。被學生找着注疏。據理駁辯一番。王先生認錯。因此把不通的聲名。鬧出來了。學生把來做了箇口頭禪。大家叫着頑笑。偏偏被謙甫聽得。不免有兔死狐悲物傷其類的意思。晚間找到了這位王先生。諷他講書很須留心預備。王先生大怒道。我在課堂裏講書。是人人佩服的。前天還有箇告假學生找我。補給我編的物理教科書哩。謙甫沒得話講。只得告別。誰知這位王先生。課堂裏又起了風潮。也是爲講書講錯的原故。當下陸定安朱安儒做好做歹。把這些學生開導了一番。方纔沒事。杜鹿笙接連半箇月。沒到學堂。這天惠然肯來了。先到監督公館裏打了一箇轉身。便找安儒。安儒道。你外甥有信在此。鹿笙拆開看完。遞給安儒看了。便道。我在這裏已是勉強得很。那裏還能代他想法。安儒道。不是這般說。前天合家兄商議。這韓錢兩箇人。總要請他出去。只是眼前找不到他們的錯處。慢慢擺佈他便了。等他們出去後。就把你外甥補缺。不是一

舉兩得麼。你寫回信去叫他來候着罷。這是包在我身上可成的。就怕人不在。費了周折。鹿笙大喜道。拜託四哥。我也不去合大哥囉嗦了。安儒道。不消說得。鹿笙回到自己公館。連夜寫信去叫他外甥胡子春來。子春正因合學生講地圖的話鬧錯了。說甚麼天圓而地方。被慧官問到箇答無可答。臊的滿臉緋紅。可巧接着他母舅來信。看完了暗喜。便拍桌子大罵道。你這小小的奴才。倒會沖撞先生麼。我要打你。慧官乖覺不過。見他破口罵人。便逃往上房去了。子春一天怒氣發洩不出。就拍檯拍凳。大鬧起來。當時叫人卷鋪蓋。要他們送全年束脩。陳夫人痛罵慧官。叫他到先生那裏去陪罪。慧官不肯道。先生罵我奴才。我并沒得罪先生。只不過問他地圖。他說得不對。辨論幾句罷了。陳夫人疼顧兒子。只得自己着上腰裙。走到客廳上。請先生相見。陳夫人下了箇全禮。只怪自己兒子不好。求先生恕罪。仍舊請先生教誨於他。子春被陳夫人一派婉言。說得入情入理。也沒法駁辯。只得說道。令郎實在頑皮。要我教他讀書。須用夏楚。照這樣混攪。我是不能教他了。快把講明的一年束脩。送出來給我。另請高明罷。陳夫人見他執定要束脩。也覺動氣。不免說道。先生那束脩是人家要好送的。并不是先生可以討得的。我請先主來教書。并不是請先生來惹氣的。孩子不好。原該責罵。但他好好

用功。只不過多問了幾句地理上的學問。先生也犯不着罵他奴才。既然罵了。還要辭館。先生既有高就。可請自便。子春被他說出心病。老羞變怒。就道。你們不敬先生。要指望兒子讀書麼。好好。我去約齊了學裏的朋友。再憑公斷罷。說罷。拂袖走出。陳夫人無可奈何。只得請了家裏兩位管帳先生出來安排。管帳先生道。那是不能出全年束脩的。是他辭我們。不是我們辭他的。陳夫人道。你們合他講去。他要肯。少送些他。要不肯。只得照數送他。這樣的先生。我們下次。也不敢請教的了。管帳先生只得找着陸經邦。請他從中說法。原來子春貿然出了黎宅。正愁沒處好去。只得找到義學裏。經邦送他到一箇小客棧裏住了。依着。子春就想趁船回城。向經邦借了川資二百大錢。經邦道。可巧我一箇錢都沒有。通用完了。待東家的束脩送來。還有四五天之久。子春沒法。不名一錢。如何回得城呢。因此甚爲着急。經邦回到義學。黎府的管帳先生來了。談起送束脩的話來。經邦允爲說法。少送些。當下便又去找子春。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改敵庄井上結和交



市  
第十一回  
結和交

商務印書館印行

辭茶樓

伯康訪

舊友

人傑地靈





姬文

第十二回 改廠房井上結知交 辭茶棧伯廉訪舊友

却說錢伯廉領了工人走出李公館。要到織綢北廠去查點物料。照常開工。誰知遇着了陸桐山攔住他道。你好生生的。把我飯碗頭擠掉了。我今與你勢不兩立。咱們拚箇命罷。伯廉正待躲避。工人上去。把他一把拖倒道。你做了壞事。東家辭你的。與錢先生什麼相干。你還要誣賴好人麼。接連就是幾拳。桐山大喊救命。巡捕來了。把工人桐山辦子結在一處。拉到巡捕房。伯廉只得跟着去探聽。次日桐山到得堂上。口口聲聲只告錢伯廉。伯廉挺身上去。把前後情節一一稟明。會審老爺判斷下來。叫桐山不得誣告。叫工人罰洋十元。給他養傷。可憐工人湊不出一文錢。還是伯廉把余升退回的十塊錢。借給工人。給了陸桐山。纔各散去。伯廉到得北廠。查起物料來。都沒辦齊。連夜稟知伯正。依伯廉的意思。是要着在桐山身上着賠。伯正道。總算我眼睛瞎了。請着這箇寶貝。我認箇晦氣罷。你去替我查點箇清楚。還少些什麼材料。開篇細帳。到帳房支款去辦便了。我事情也多。沒法兒件件管得到。這造廠房的事。交給你的了。伯廉大喜。回

到北廠。合工頭商量。除現有的不計外。其餘各色材料。開出細帳。計算還要五萬銀子。帳房照數支給。伯廉有這注銀子在手裏。便多多的送了工頭幾文。慢慢合他聯絡。不但工錢不扣。而且有時還多支給他們幾文。衆工人感激的了不得。伯廉把那五萬銀子。辦了三萬銀子的料。除却零星費用。自己落了一萬八千多銀子。這叫做喫力不賺錢。賺錢不喫力。伯廉安安穩穩用了李伯正的銀子。伯正還當他是箇好人。能夠實心辦事哩。看看廠房將要造好。伯廉天天在那裏監工。伯正也有時來看。見伯廉常在那裏。就很放心。一天伯廉正合工頭議論那堵牆頭不好。那箇窗子不對。指手畫脚的要叫他改造。可巧伯正同着一位東洋人坐了馬車來此看廠。伯廉合工頭接見。伯廉又合東洋人通問姓名。纔知這東洋人名井上次郎。在中國多年。一口北京話。伯廉道。我們這廠。基址壞了。只怕機器壓上去。喫不住罷。井上次郎周圍巡視一遍。對伯正道。果然基址不好。外洋造廠房。總要石頭砌成基址。不然用磚實築也好。如今是虛築的。如何使得。再者廠房怕的是火燭。故用木料愈少愈佳。如今木料用得甚多。將來必有後患。伯正對伯廉道。井上先生說的一些不錯。我們都是外行哩。伯廉道。晚生也略知一二。只是這基址是桐山在此打好的。木頭也是他辦來的。木料太多。衆工人只得照他

的法子造。我正在這裏躊躇。覺得通風透光之處。還有許多不安。外國廠房都用磚砌作弓彎式。用鐵做梁柱。架着。至於門窗也是用鐵做的。通風透光。也比這廠好得多。不知從前這圖是誰畫的。有些外行。及至造成。晚生纔看得出他種種弊病。井上次郎道。伯廉先生講的一些不錯。伯正見東洋人尙且佩服他。便着實信託伯廉。當時看完了。廠約伯廉合井上次郎去喫番菜。商量改造的法子。伯廉道。談何容易。這一改造。又是幾萬銀子費掉了。伯正道。那是沒法的。多花幾文。省得將來坍塌。伯廉大喜。自然開了一大篇花帳。合工頭沾潤了不少。再說張老四到過茶棧幾次。總不見錢。伯廉在棧。很覺詫異。只得去問周仲和。這時仲和的綢緞店倒下帳來。虧空了幾萬銀子。連門都封釘了。他早把家眷搬回。自己逃走了。不知去向。張老四沒法。又去找范慕蠡。慕蠡却在家裏碰和。有四位揚幫裏的朋友。都在那裏。張四見人多不便細談。好容易候他們碰完了和。拉慕蠡到裏間屋裏煙榻上。問他見伯廉沒有。慕蠡道。前月裏。他來過一次。閒談一會。就走了。我聽說他賣買折本。開的甚麼天新茶葉店倒了。你沒喫虧麼。老四道。天新是不相干的。我棧裏買賣。遠不如前。他又時常不到。他那存放的款子。早經提完了。我所以要訪着他。問箇下落。他要不願就時。我好另外請人。誰知找到他兩處家

裏。都說不知。出去了多天。還沒回家哩。我又找到周仲和家。誰知仲和也虧了本。逃走他方。店面的門。都封釘了。你說上海的事。靠得住。靠不住。可怕不可怕。一般場面上的人。鬧得塌了臺。便給腳底你看哩。慕蠡道。我們從前做繭子的時候。我只以為錢伯廉很不大方。周仲和倒是箇朋友。誰知伯廉倒帳。還不至於拿錢贖身。仲和倒把這上海碼頭賣掉了。世上的事。真是論不定的。但你要找伯廉。也非難事。只叫人在陸嫻嫻那裏打聽。他既前情未絕。總要去走走的。老四點頭。老四要走。慕蠡約他喫一品香。老四橫豎沒事。就陪他同去。到得一品香時。第一號房間。已被人佔去了。只得佔了第二號。老四聽得隔壁喧呼嘻笑之聲。偶然躡出張望。只見錢伯廉坐了主位。旁邊坐的一班人。一箇也不認得。都是極時路的衣履。局早到了。伯廉瞥眼見他。故意別轉了身子。老四也不便招呼。叫侍者過來。問他們那班是甚麼樣的人物。侍者道。聽得馬夫說。都是承辦織綢北廠的工頭。老四記在肚裏。喫過番菜各散。次日便去拜李伯正。伯正接見老四。老四問起錢伯廉來。伯正道。他正在這裏替我辦北廠造屋的事哩。果然是箇有本領的人。連東洋人都很佩服他。老四聽了頓口無言。只得作別。找到北廠。伯廉却不在家。出門辦料去了。次日伯廉一早趕到老四那裏。老四大喜接見。伯廉道。我實在

對不住你。我連年折本。撐不下去。只得靠着那位財東。指望恢復舊業。茶棧裏的事。我原不能兼顧。請你另請高明罷。帳是我都結算好了的。只爲一見伯正觀察。他就派了我這箇事。我一直忙到如今。所以沒來面辭。還望你恕罪則箇。老四聽他說得婉轉。要責備他。也不能了。當下同到棧裏。伯廉把帳目銀錢。一一交代清楚。老四見他來去分明。倒很佩服。伯廉交代好了帳目。便去拜范慕蠡。慕蠡道。伯翁你到那裏去的。老四到處找你。幾乎要登告白貼招子。伯廉道。休得取笑。我是被伯正觀察。硬拉着辦織綢北廠的工程。慕蠡喜道。你替他辦事甚好。只不知薪水怎樣。伯廉道。慕翁是知道兄弟的脾氣。不在錢上面計較的。伯正觀察。也就爲這點器重我。他被陸桐山鬧得慌了。連工匠的錢都要扣箇八折。因此把他登時撤了。見委下來。我只得替他幫忙。但是對不住張四先生。他找我兩次。都沒遇着。今天特地拜他。已把帳目交代清楚了。慕蠡道。原來如此。伯翁辦事。果然來去分明。伯廉道。豈敢。弟是一向這箇脾氣。慕蠡又把周仲和的事告知了他。伯廉跌足道。唉。他怎麼不合我們斟酌斟酌。我倒受過他的好處。可惜他急難之時。我不能救他。他也不該合我疎遠到這步田地。慕蠡聽他說得這樣慷慨。擊。村道。伯廉原來是箇好人。我一向失敬了。當下不免合伯廉談起心上話來。訪問伯

正所辦的兩廠一公司。甚麼時候可以開辦。伯廉道。伯正觀察辦的事。沒一件不文明。卽如這箇織綢北廠房子。造得畧差些。他就約了東洋人來看。幸虧當初圖樣。不是我經手打的。況且我去時。基址已經築就了。然而難怪東洋人說不好。據弟的愚見看來。也不合式。因此合他討論一番。難得東洋人也合我意見相同。如今是還要改造哩。慕翁試想。他單造這座廠房。還須半年多。那兩廠一公司。不知甚時開辦哩。如今議也議不到這事。他却主意好。除非不做事。做了便須根牢固實。再不肯將就些兒。我看這人的商務。將來總要發達的。慕翁着急道。我十萬銀子的股本。早經交出。他那兩廠一公司。不辦是何原故。我要去提銀子來。做別的買賣了。我雖然銀子多。也犯不着攔在他那裏。銀錢攔呆了。是商家最忌的一件事。我們就此同去會他罷。伯廉聽他說到這話。嚇得汗流浹背。連忙作揖求他道。慕翁。總是小弟多嘴。你千萬不要對他提起是我說的。他兩廠一公司。開辦的遲早。弟如何得知。只不過以理度之罷了。或者那兩廠一公司。開辦在前。南北織綢廠開辦在後。也未可知。慕翁去。這麼合他一說。他只當是弟亂放謠言。賓東之間。鬧出意見。還使得嗎。說罷。又作一揖。慕翁暗自好笑。忙道。伯翁不必着急。既然如此。我就不說是你的話便了。伯廉道。也還未妥。待弟去探箇確實信息。再

來告知慕翁。如果一時不辦。聽憑慕翁怎樣罷。慕翁笑道。你不放他的謠言。就做我的奸細。我一古腦兒告訴了他。看你喫得住。喫不住。趁早把賺他的銀子。分給我一半。萬事全休。不然。我是耍出首去了。伯廉道。慕翁倒會取笑。可憐我在他那裏。自早至晚。沒一刻休息。每月的薪水。只五十兩銀子。還不如在茶棧裏。有些分紅。不止此數哩。慕翁道。我合你說頑話。你就這麼着急。真箇在乎你分那幾兩銀子麼。伯廉也笑道。我倒情願孝敬。只是川條釣白條。仔細你的銀子。都被我釣了來。慕翁道。只怕未必。我不比李伯正的銀子。該得多。伯廉辭別要行。慕翁留他喫飯。伯廉道。我還要辦料去。昨日議定價錢。今天要去付銀。說罷。恩恩去了。慕翁忖道。看不出這錢。伯廉辦事。比從前越發勤懇了。他那臉上的煙氣。也退了好些。莫非戒了煙麼。轉念道。不好。我偌大的股本。放在伯正那裏。他那廠合公司。是一時不見得開辦的。我還是去提了回來。前天搨客章大斫。還有一注外國鐵。勸我收買。我爲的沒得餘款。只得罷手。鐵現在那裏。我何不去提這銀子來買下他的。想定主意。就叫套車。慕翁穿一件織金面子的貂皮袍子。緞面的白狐馬褂。帶了兩箇金剛鑽的戒指。一枝翡翠玉的雪茄煙口。裝上極品的雪茄煙。馬車拉到虹口。慕翁是不用通報的。把馬車一直拉到伯正的三間花廳前。車夫開門。慕

蠡下了車。直到花廳上坐了。自有人進去通報。一會兒伯正出來。穿件羅紋綢的絲綿袍子。貂皮馬褂。口銜一支長竿煙袋。二人敘坐。慕蠡道。兄弟是有半箇月不來了。大哥一晌好。伯正未及答言。門丁來報道。玻璃工師來見。伯正吩咐道。請在洋客廳裏坐罷。慕蠡也要請教。伯正便合他同去。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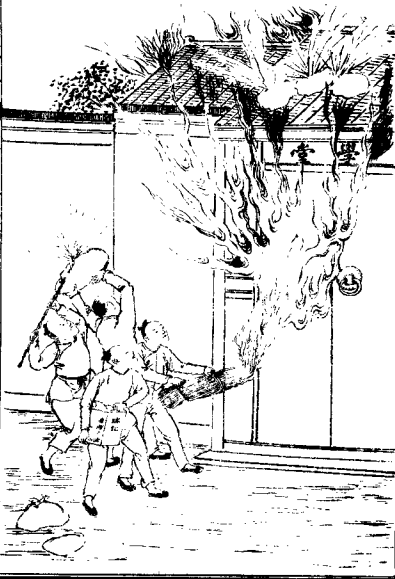


劫李公好人笑學校

月餘值以此

年三十四回續傳

商務印書館印行



敬  
德  
黨  
士  
烈  
士  
殉  
洋  
法



月球殖民地小說

荒江釣叟著

第六十一期

第三十四回

劫李公奸人焚學校

戮陶黨烈士殉津沽

却說李安武看得火光逼近着海南大學堂一帶忙打德律風問訊德律風公司裏回道。學堂裏的電線不知被甚人割斷。李安武和着濮老一干人乘着氣球。包恢宇也捱插在內。大家勸他喜事在身不必前去。包恢宇執意不肯。話不多時已到學堂門首。虧得紅衣會的人來救。火光已漸漸的微了。只見孔文兄弟兩人。身着短衣。縛得許多的火匪在地。濮夫人的母子都焦頭爛額。臥在病房裏醫治。問出起火的原因。原來傍晚時刻。有幾箇工匠打扮的。混入門房。走到總理的住宅。背地裏佈下火種。等到二更向後。漸漸發作。幸是李安武出來赴席。李幼安和他的母親。只在藤椅上假寐。孔文孔武坐在書房裏。看一部新出的小說。可巧是拿破侖直搗莫斯科那一段。說得有聲有勢。十分熱鬧。不肯丟手。忽聽得窗櫺外面。像有人走動的聲音。開窗一望。見那煙氣溟溟。火星亂迸。孔文趕到濮夫人的臥室。從火煙裏將他母子救出。孔武放着金鑰。將三五箇傳佈火種的。打傷在地。孔文也飛走出來。又打傷了兩箇。一時人聲鼎沸。孔武拔出

那三尺芙蓉的寶劍。想割下那厮首級。孔文連忙搖手道。兄弟且慢些動手。留着這厮的性命。好好問他的口供哩。孔武收起寶劍。叫小厮們一一綁起。無奈那火匪氣力很大。幾箇小厮都被他撞倒。依舊是孔文孔武幫忙。那火匪纔一一貼伏。當下衆人齊到病房看傷。濮玉環新得着一種救創藥水。代他母親及兄弟登時醫好。李安武吩咐小厮。將火匪送警署究辦。燒死的僕役。各給了撫卹銀。由帳房代發。自己上房。權移在唐北江先生祠裏居住。料理已畢。黃通伯白子安等謝了出門。包恢宇趁着機會。三步當兩步的踏上機器椅。抵到公司。天色已經大亮。草草的進了新房。纔一躺下。便呼呼的睡着了。及至驚醒。已是晌午時分。包恢宇攬衣坐起。用過茶點。仍上氣球。到學堂看那些餘火。問起火匪的情由。原來桃之夭被刺之後。法場被劫。樊柳圃等一班大臣。箇箇都心驚膽戰。咬牙切齒。買動了一位新黨。這新黨原係唐北江先生的門下。姓湛名豐齡。唐北江得意的時刻。他是驢前馬後。寸步不離。遇着僚友。都道敝業師北江先生。怎樣的主義和自己一般。怎樣的條陳係自己參贊。及至唐北江失了勢。他却轉了口風。敝業師三字。是絕口不諱了。逢人問起。但說唐某的宗旨本來不妥當。那一次和唐某反對。那一次和唐某絕交。對着當道的大員。漸漸的罵起唐逆來。當道大員。見他變了

宗旨。知道他很有些造就。替他寫了一封密信。薦與樊柳園。樊柳園一見了他的名字。便眉頭一皺。讀到信裏。有仰祈鈞鑒。立予環恩。既存寬大之名。兼備爪牙之用。一般的說話。低頭一想。落得藉此洗洗頑固的名目。便開復了他的功名。招他進京。做了自己的參謀。齊巧李安武的案件。落在他的手裏。他和李安武原是結拜的弟兄。事到此間。也顧不得了。便上了一箇計策。使動了十萬銀子。買出了十箇刺客。想着一網打盡的法子。燒死李安武的全家。免得死灰復燃。再生後患。所以纔遭這一番的大劫。總巡捕頭莫肖岑有心巴結。便定了箇永遠監禁之罪。包恢宇聽了一番話。心上很爲舒服。到了客廳。見李安武正在那邊訓斥海步紅。着海步紅另派幾箇門丁。總辦的住宅。限三月造成。撥出十萬元。給了海步紅。海步紅又慚又喜。慚的是碰着幾箇釘子。喜的是十萬元裏面。很有些甜頭。畢竟孔方兄勢頭最大。海步紅打了一箇千。謝謝差使去了。李安武道。老弟這時刻。怎麼就來呢。不怕新人那邊冷落麼。包恢宇道。李先生休要取笑。令夫人和世兄。現在那裏呢。李安武道。已借住唐北江先生祠堂了。玉太郎等都在那邊呢。包恢宇辭了出來。由氣球到了祠堂。大家都起身見禮。濮老太太和黃夫人也在座。白子安爲着醫院有事。不曾前來。黃通伯抱着兒子。在一邊玩耍。見包恢宇進了門。調

侃了許多話。並道。可惜龍孟華是箇書獃。就受了許多年的清淨。不然。那月府裏面也好多添一位女學生呀。玉太郎攔住話頭道。黃先生我有一事相商。不知先生願意麼。黃通伯忙問甚事。玉太郎道。我在鳳飛崖開着製造廠。擬定今日便要動身。聽說先生現住濮氏的寄園。離着夷別墅。相去不過半里。包先生新婚燕爾。諒來沒甚空閑。龍先生有石鏡巖的月府游行圖。敢煩先生督飭工役。建一座紅亭。將這圖安插紅亭的中間。以便同人記念。未識尊意如何。黃通伯一口應承。玉太郎道。既蒙先生的慨允。就此告辭。包恢字想留他一宴。玉太郎再四推辭。正喧嚷間。忽聽吱格的腳聲。走來一位女客。衆人連忙迎接。却是唐蕙良先生。大家見了禮。和黃通伯並黃夫人彼此通了姓名。談到別後情況。絮絮不休。包恢字記掛着公司。坐立不住。時常露出要脫身的意思。被黃通伯瞧見。又調侃了一番。包恢字也只得由他調侃。另坐馬車回公司去了。唐蕙良此番到南洋。一來爲他父親的祠堂造成。要親自祭奠。二來是運動南洋的豪傑。收復祖國的利權。三來女學堂須各處察看。聽得龍孟華夫妻母子。已經團聚。同到月中游學。登時腦筋發漲。胸中有無限的悲感。都上了眉頭。又聽玉太郎要研究氣球離地的新理。和玉太郎商議同去。無奈玉太郎添募的工役。及購辦的材料。業已備齊。不願久

等。唐蕙良約定了日期。仍由玉太郎放球相接。玉太郎便和濮玉環告辭了衆人。逕到鳳飛崖居住。住得三箇月。只見一隻小輪船。順着潮流。直到崖前。進發。爲那水勢迅疾。這船在浪中簸揚。險些碰在礁石上面。玉太郎趕放氣球。鈎起那船出了水面。緩緩從岸邊停住。魚拉伍夫婦兩人上了石坡。見坡上添了一帶的鐵房。驚問玉太郎是幾時造的。龍先生現在那裏。他妻子曾否會面。玉太郎挽着魚拉伍的手。濮玉環也挽着色來因的手。進了新造的鐵房。細細談起造屋的原因。並龍孟華妻兒見面的情節。魚拉伍喜上眉頭。像是挑着千鈞擔子。斗然放下的一般。這裏玉太郎接風賀喜。自然備了幾天盛宴。是不消說了。一日天氣清和。魚拉伍獨立海濱眺望。遠遠裏飄來一隻木櫃。急喚小廝。將那櫃撈起。打開一看。却是裝的兩箇首級。並幾封中國字的信函。魚拉伍大爲驚詫。取出信函。來找玉太郎。玉太郎坐在化學房。試驗一種藥水。埋頭靜想。嘴裏脚着雪茄煙。不住的呼吸。魚拉伍進了門。坐在旁邊的藤椅上。他却全然不覺。雪茄煙也忘記點火。他呼吸得很有滋味似的。魚拉伍忍不住的大笑。玉太郎折轉頭來。問魚先生幾時來的。魚拉伍將那信遞上道。適從海邊拾得這些信。並兩箇首級。特來給你瞧瞧。玉太郎看那信面上。一封是面交李安武先生。一封是轉寄唐蕙良先生。其餘幾

封。却都是家信。隨跟魚拉伍出門。看那海邊的首級。却並沒一箇識得。爲的這首級關係重大。另取幾隻藥水瓶裝好。抽盡空氣。以防腐爛。那時正是南半球的冬令。濮玉環覺得身子不快。起身較遲。玉太郎爲的信函着潮。折回臥室。見濮玉環已坐着梳洗。將那信安在火爐側近。緩緩烘乾。拆開一望。是番禺縣王明旦。從京都託孔文孔武寄來的。大喫一驚。濮玉環和王明旦原係表親。知道王明旦也是箇新黨。一向在牛莊開的珠寶店。受了唐蕙良的囑託。二月裏進了京都。開着一月上好的大菜館。孔文兄弟也是那時混入京都的。斬了兩箇首級。一箇是鄭武象。一箇便是鄭武象的義子張士開。藏在櫃裏。寄到唐北江先生墓前大祭。濮玉環看尙未完。心上暗暗的害怕。和玉太郎說起。這首級既然託孔文兄弟寄的。爲甚會淌到這裏。其中必有緣故。唐蕙良先生的約期不遠。不如早些回去。問問情由罷。玉太郎點頭道好。辭了魚拉伍。告訴這首級的原因。逕開球到學堂落下。但見總辦住宅。業已造齊。進了客廳。李安武正拿着兩張照片。吩咐海步紅鑄兩尊銅像。玉太郎看那照片。就是孔氏弟兄。驚慌問故。李安武說他兩人從天津下船。肩着幾件行李。纔上船梢。聽得背後一槍。孔武已登時跌倒。孔文見得勢頭不好。搬起這首級的木櫃。便向海中一丟。自己也跳向海中去了。可憐兩箇頂



天立地的漢子。竟爲着合中國的四萬萬同胞。盡這義務。送了殘生。所以鑄成銅像。留作千秋萬載後。永遠記念。玉太郎隨約李安武進了球。看那玻璃瓶裏的首級。李安武不見猶可。一見之下。不由得氣從心發。掄起老拳。便向那玻璃瓶儘力打去。瓶沒打開。却打斷了自己的指頭。鮮血淋漓的流箇不住。正是。

誰將毒手廢天下。 此日看卿飽老拳。

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月球殖民地小說第三十四回終

汗漫游

英國司威夫脫著

## 第二十三回

飛鳥天旋參蒂釋

上方地仄走梁清

却說我自己想到後路茫茫。不免十分愁苦。一夜沒有睡着。到了天明起來。喫了些鳥蛋。走到草地上。天氣却是晴朗。日光直射島上。很覺炎熱。看看此地。除了鳥雀以外。無論什麼動物都沒有。正在游玩的時候。忽然天色黑闇。如同晚了一般。我擡頭一看。只見一箇極大的東西。在空中飛來。并且飛得很快。我便爬上山頭。見那物飛近來。竟差不多和海島一般大小。下面是平底。好像一塊大地。我疑心難道這上面也有人住不成。便從身邊取出遠鏡來。向上一望。只見他四面邊上。都有欄杆。欄杆上還靠着許多人。在那裏望下看。我心中暗喜道。我一人獨住在這裏。正沒生趣。倘能夠上去。同他們敝在一處。豈不是好。但是相離這樣高。那裏能夠上去呢。一霎時。那東西已飛到面前。我想倘或等他飛過去。那時候便來不及了。急得沒有方法。只好仰天大叫。只見那欄杆邊的人。聽見我的聲音。便望下指手畫腳的講話。我接口又喊了幾聲。他們就有三四箇人。轉身向裏。想是去報信了。不多時。那東西便落下來。離我立的山頂。還有二百

多丈。我看那東西。竟是一箇飛鳥。但不知怎樣能在空中飛的。當下也沒有心思去猜度他的道理。只見欄杆上縋下一根繩來。繩上縛了一張椅子。落到山頂上。我曉得是他們要我上去。便坐上椅子。他們上面便用轆轤。慢慢的把我拖上去。我到了上面。那些人都圍住了看我。箇箇神色驚訝。看官若說我和他們都是一樣的人。那有什麼可奇之處呢。原來這飛鳥上的人。却生得十分奇異。他們的頭。有的偏在左邊的。有的在右邊的。眼睛却同是兩隻。不過用法不同。一隻眼是望前看。一隻眼是望上看的。種種怪相。只有口鼻四肢。却同我們一樣。他們的衣服。却很講究。有的上面繡出什麼日月星辰的。也有穿的衣服破壞。好像用人一般的。那些用人。手上都拿着一隻桶。桶裏盛了許多小石子。時刻拿石子。輕輕的擲在那些體面人的臉上。我看他們的行爲。這樣古怪。真覺可笑。到後來。纔曉得這箇緣故。原來這拉布得鳥的人。最好用心。要用起心來。不論什麼事情。都拋却不管。好像睡着的一般。因此上等的人。都有一箇用人跟着。叫他們提一桶的細石子。時刻把石子擲在臉上。使自己可以驚醒。不然耳不聞。目不見。只顧昏昏迷迷的。竟是不省人事了。因此他們辦起事來。都是無精打彩的。這且表過不提。再說我上了這拉布得鳥。不多時。就有幾位貴人走來。領我到王宮裏去見

那烏王一路無話。同到京城。走進宮殿。只見那烏王坐在寶座上。兩旁有無數的貴人。挨着寶座前面。擺一張長桌。桌上放了些地球儀。圓球。正方。長方。一切測算的器具。那烏王是很考究算學的。我進殿的時候。他正在那裏測算什麼呢。用心過度了。因此我同了許多人進去。雖是聲音很響。他却一點兒也沒有覺着。我只好候他。隔了有半箇時辰。他方纔算完。但他算完了。便昏暈過去。左右的人。便拿細石子。輕輕的擲在他耳朵和嘴上。他纔醒了過來。向左右說了幾句話。左右便傳我上殿。我急忙走上前去。向烏王鞠躬行禮。烏王先開口問我。我却一句也不懂。他說的是什麼。他道我也像他們一般的昏過去了。便叫一箇左右的人。拿小石子擲在我臉上。我做箇手勢。叫他不用擲。旁邊的人。看了很以爲奇。那時烏王曉得我是醒的。便又問了我幾句話。看官。他們的言語。我既沒有學過。怎樣能夠回答他呢。我只好再演箇手勢。使他曉得我不懂他們的話。那烏王却也會意。想想沒有方法。便喚左右。領我到了一間飯廳裏。先有兩箇用人走來陪我。不多時。又進來四位貴人。對我很客氣。但是默然相對。不能交談。隔了一會兒。有兩箇用人搬進飯來。他們喫的菜。上面都是刻出圖形來的。我看桌上。擺得很好看。一塊羊肉。切成一箇等邊三角形。一塊牛肉。切成立方形。一只鴨。團作一堆。

好像一箇圓球。再有臘腸等物。都做成琵琶。洋琴。各種樣式。總而言之。他們眼睛裏。別的東西都沒有。只有算學和音樂兩種學問。因此他們。無論什麼東西。總是做成這兩種的樣子。我心上暗暗稱奇。那四位貴人。見桌上擺整齊了。便請我上坐。我對他們謙讓了一回。便各自入座。把麵包等物。隨意取食。也覺可口。但大家面面相覷。不交一語。真是悶氣。我便拿一塊麵包。做箇手勢。問他們這叫做什麼。他們始面不懂我的意思。後來會意了。便告訴我。我又把桌上的物件。一一問他們。他們爭先的告訴我。約有半點鐘。大家飯畢散座。那四位貴人。因為我不能和他們應對。便辭去。我送到外面。仍回飯廳。不一時。又有一箇人來。領我去見島王。島王正和一箇人。在那裏講話。隔了一會兒。那箇人便走到我身邊來。拉了我的手。又領我到飯廳裏坐定。他後面也有箇用人。手提一籃石子跟着。他便做手勢說道。他是島王差來。教我學習他們語言的。費了許多時候。我纔懂他的意思。從此我便用心學了幾天。稍微得了點兒門徑。便安心住下。也覺得很快樂。但是我身上的衣服。穿久了。沒有得替換。已經破得不能穿了。有一天。島王親自來看我。我自己看身上的衣服。好像乞丐一般。覺得不好意思。那島王却並不在意。一會兒就去了。我沒有好的衣服。也不便出外去。就專心學他們的語言。一月

以後居然可以和別人談幾句了。又隔了些時。我的衣服更不堪了。只好向教習說明。他去向島王說了。就來了一箇縫工。量我的身材。隔了六天。纔做成一套衣服送來。誰知很不稱身。我也不去管他。這且按下不表。却說這位島王。非但管轄這拉布得飛島。並且在地球上。也有一塊很大的地方。是歸他管轄的。那塊地方的京城。名拉格多。因島王常居飛島。難得到下面去。故此下面的百姓。有什麼事情。都時常自己上來。或是投函上來。但是這拉布得島。如飛雲一般。是沒有一定的。所以島上的人。同地下的人。沒有許多交涉。有一日。島王忽然傳令。把這島放到拉格多京城去。那時從上頭動身的地方。到拉格多京城。不下一千多里。這飛島在空中。行走極速。雖是在路上的時候。島王屢次傳令停歇。也不過隔了兩三天。就到了拉格多。我便和我的教習。到島邊。靠在欄杆上。向下觀看。只見人煙稠密。房屋如林。好不熱鬧。話分兩頭。再說我住在飛島上。看這些人民極喜歡上觀天象。覺得看了天象。怎麼樣就可以知道未來的事情。豈知天象和人事。何嘗有什麼關係。有許多人。也很懂這箇道理。曉得是附會之說。不過也不肯說穿了。藉此籠絡愚夫愚婦。因此有一大半人。都是毫無知識的。這却是他們的壞處。至於他們的好處。倒也有的。就像新聞紙等類。主筆的人。都是很有才能的。但

他們開報館的意思。却和我們同而不同。我們開報館。無非是爲開化起見。要叫百姓們大家曉得些時事。他們却非但有這箇意思。并且還要議論朝政。譬如政府有了什麼事情。就當時登在報上。設或有什麼不合理的地方。報館就可以把他唾罵。島王每天看新聞紙。看到有唾罵政府的事情。他一點也不爲怪。非但不責備報館裏的主筆股東等人。拿他來究辦。而且還要獎勵他們。島王自己。也肯改過自新。你道比他野蠻政府。封禁報館的。不好得多了麼。這箇島上的婦女。天分很靈巧的。出了嫁。夫婦和睦。而且喜歡交結朋友。因此有許多女人。本來生長在平地上。後來却跟了他們的丈夫。到飛島上來的。但是到底覺得飛島上的地方太小。不能隨意遊玩。所以住的稍久了。沒有一箇不想回到下面去的。但他們既到了這裏。島王就不肯放他們私自回去。直要等到他們的丈夫離島。纔許和他們同去。有一日。我的教習告訴我道。三年前。有一箇女子和島王是親戚。這箇女子生得十分美麗。向來是住在地上的。年紀已經長成。還沒有受聘。忽一日。這裏的宰相。有事離島往平地上去。偶然見了這女子。不覺戀戀不捨。兩人談講起來。情意相投。便約爲夫婦。不日成禮。那宰相就帶他同上飛島。那女子初時很覺歡喜。因爲那宰相既富且貴。要什麼便有什麼。而且很敬愛他。所以也



就安心樂意住了些時。但是到底因爲地方很小。不免生厭。覺得氣悶。有一天晚間就裝扮了男子。假託有事。從繩索上縋下去了。那宰相到了第二日。忽然不見了他的夫人。便差人在飛島上。四面尋找。都沒有蹤跡。便曉得他往地下去了。趕緊差人跟下去。找了三天。也找不着。着急的了不得。又添幾箇人下去找。始終沒有形迹。弄得那宰相沒奈何。只好叫這些人逐日下去尋覓。有一天。這些人又一齊下去。分路而行。其中有一箇人。偶然走過一所飯店門口。向裏一看。只見裏面有一箇女子。破衣垢面。在那裏就食。覺得有些面熟。定睛一看。原來不是別人。就是宰相的夫人。因他把好的衣服首飾都典賣了。所以弄到這箇模樣。此人連忙上前。低聲道。主母受苦了。快些上飛島去罷。何苦來在這裏。那夫人一言不答。一同出了飯店。回到飛島。進了宰相府。宰相已經得了信息。迎接出來。見夫人無恙。十分歡喜。夫人沐浴更衣。煥然一新。愈顯得美麗。宰相也愈加敬愛。但是這女子遊散的心。終不能改。隔了些時。又私自逃下飛島去了。宰相急得了不得。又差人到下面去尋找。那曉得這一回竟到底不知去向。照這件事情看起來。這一種人類之中。女人的心性。反比男人喜動不喜靜。將來女權盛時。或者竟當真有這種怪事。也不可。閑話少說。且說我在飛島上。日月如梭。已住了一年有餘。

他們的語言文字。已很精熟。島王時常召我去。和他談論很覺相得。因此我雖然沒有什麼職分。却比那些做官的人還自在許多。但是我自己却沒有一天。覺得有趣。爲什麼呢。本來空氣中有一種名叫養氣。是人生呼吸不可少的。但是這養氣離地越高。越少。我住在這飛島上。離地約有三四里。覺得上面養氣很少。呼吸氣促。并且所喫的食物。不易消化。積在腹中。每每釀成疾病。一月之中。至少也要臥在牀上一次。就是沒有疾病。也很覺身體疲軟。因此我每逢閒着沒事的時候。去見島王。島王見我身體疲軟。便設法代我醫治。却毫無效驗。一日我進宮去。趁勢對島王說明我病的原由。求他放我回去。島王曉得我在飛島上。其勢不能挽留。便對我道。你在這裏受苦。我心裏也不安。只要你離了此島。身子就可以復原。我斷沒有不允之理。不過你孤身一人。怎樣能夠回家呢。我想了一會兒。答道。受陛下知遇之恩。愧無可報。不知陛下可能再允我一件事嗎。島王道。什麼事。不妨直說。我便道。現在這飛島。起在空中。在陸地的高頭。所以總沒有船隻看見。陛下若肯下令。叫這島飛到洋面上。或者可以遇着一隻英國的商船。載我回家。那就感恩不盡哩。島王道。這很好。我們的島。原是飛來飛去。沒有一定所在的。就是飛到海面上。也一點兒沒有破壞的。你儘可不用憂愁。我便道謝退出。纒出

宮門。那島忽然向西南方飛去。頭兩天都在大陸上面。到了第三天。清晨起來。只見下界大海茫茫。波濤洶湧。到了九點鐘的時候。我偶然望下一瞧。只見一隻大船。向西而行。船頭上掛起一面英國旗。便知是英國商船。我心上十分歡喜。便對島王說知。島王就領着左右。一齊朝下看。指着那船問我道。這是英國的船麼。我答道。是。我就想到這船上去。島王道也罷。使下令把機關一撥。那島便漸漸的落下去。到了後來。那島離船。只有三四百尺。船上的人說話。也能聽見了。我便朝下大聲喊救。船上的人聽見。一齊擡起頭來看。究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汗漫游第二十二回終

## 汗漫游

英國司威夫脫著

### 第二十四回

歸復出反噬陷狼羣

死致生孤踪依馬主

却說那英國船上的人。聽我一喊。喫驚不小。因為他們從來何嘗看見過這樣大的東西。飛在空中的呢。隔了一回。他們拿遠鏡朝上看。看見了我。便大聲問道。上頭喊的可是英國人麼。你怎樣上去的。我便在上面大聲應道。我是英國人。你們若肯念同胞的情分。把船稍停一停。我自然有方法下來的。他們答道。你真有方法可以下來。我們就等着你到船上來。說着便有幾箇人。跑到船頭上。拋了錨。却好此時。風平浪靜。船在海中。並不簸盪。我見船已停止。十分得意。便稟明島王。就此回國。島王居然允許。那時這飛鳥。正停在船的上頭。島王便命五六箇人。拿了一根很長的繩。又預備一張椅子。絡住了。我對島王和衆人一一告別。大家也不免有些戀戀不捨之意。我便坐上椅子。那些人把繩慢慢的放下去。到離水面只有四五丈的時候。望下一看。我的椅子。離船的左邊相去足有一丈。倘然一直放下去。豈不要到水裏去麼。看到這裏。不禁害怕。向上面用力大喊。叫他們把繩子放慢些。不料那繩子已經朽敗。那裏經得住一箇人在

下面用力。我當下用力一喊。那繩早已斷了。撲通一聲。連人帶椅。一齊跌在海面上。船上的人。見我跌下海去。十分驚慌。忙放一隻小船救我起來。上了大船。衣服都已溼透。看看船上的人。箇箇有些面熟。他們看了我也有些詫異。大家呆看了一回。船艙裏忽然走出一箇人來。衣服華美容貌端莊。好似船主的模樣。我仔細對他一看。原來不是別人。却是船主勞賓生。那勞賓生當下見了我。也對我仔仔細細的呆看了一回道。你可是舊友。豈立物嗎。我便道。正是。你不是勞賓生船主嗎。他道。奇哉。趕着便和我握手。口稱久違了。你我相離了足有兩年。我只道你已作古人。如今能夠一同回國。真是萬幸。說罷。便叫我把溼衣脫去。拿他自己的衣服給我換上。又叫我到房中歇息。從此船主待我。比前愈加慇懃。到晚上。船主命擺筵席。同我對談暢飲。我開口道。自從我和你分手以後。你回到本國去。過沒有呢。船主道。我本來很想回國。只因在安南時候。貿易甚廣。獲利無算。竟把回國的念頭忘記了。直到前一禮拜。船中的貨都已賣盡。方纔起棧回家。不料到了這印度洋。竟能撞見了你。仍舊和我坐原船回國。這也湊巧極了。我看你一箇人。每次出外游歷。總有一番奇遇。這一次出來。自從你我分別以後。你又有什麼奇遇呢。目下無事。不妨說給我聽聽。我接口道。這也不要你問。我本來自己要說。

的。於是我便把離了安南遇盜的情形。并後來上飛島去一切的事情。細述一遍。船主聽了。大爲驚歎道。你真是人跡不到的所在也。到過。奇奇怪怪的事情也經過。我們英國。自來沒有如你這樣眼界大的人。我真佩服你了。大家說說笑笑。情投意洽。竟如弟兄一般。此次商船回家。一路並沒有耽擱。因此不上一月。已到英國。大家因爲我從前做過他船上的醫生。送我一千金鎊。我也不便推辭。受了回家。妻子相見。歡喜異常。過了五箇多月。很覺有趣。但是那冒險的性情。不免又要發作起來。本來我每逢出外。總是當醫生之職。這件事情。未免生厭。此次便自己做了船主。這隻商船。裝了有五百五十噸的貨物。另外請了一位醫士。名叫羅伯福。上船代我的舊職。大家定了一千七百零十年九月七日啟行。自抱脫毛史出口。開了船七天。途中遇着船主卜鹿。也要行船到根柏虛海灣去採木。就此兩船並行。走了十六日海面陡起大風。兩船被風吹散。後來我回到英國。探聞那隻船。竟被暴風傾覆。一船的人都死了。祇賸下一名侍僕。想起卜鹿爲人誠直。善於駕船。不過有些自是之心。因此就遭了這箇難。死於非命。真真可慘。閒言休敘。却說那時我的船上也死了幾箇水手。我聽僱船客人的主意。連忙到白己渡和里弗島。上去招了些新水手來補數。不料那些招來的人。都是海賊。我們原來

同伴的人共有二十五箇。我的意思。本想到印度貿易。從那裏一直往南。或可找到新地。原是一箇很好的計策。誰知那些海賊。到了船上。就想行兇。引誘我舊用的人。他們結成一黨。先要謀害了我。就可以奪我的船。有一天海日初升。我尙未起牀。他們一羣賊黨。直衝進我的房裏來。把我手足縛住。強逼我服從他們。不然就要把我投在海裏。我急得沒奈何。只好暫且答應。他們又逼我發了誓。仍舊把我一隻腳鎖在牀邊門口。又派一箇人守住我。怕我脫逃。那時我咬定牙根。忍耐着。他們只拿些食物進來。給我度日。行船的事情。都歸他們掌管。在他們的計策。是仍舊做海盜。去搶掠西班牙的商人。不過船上人數太少。恐怕無濟於事。所以他們想把那些貨物。全賣掉了。再作道理。因此回到墨爾達司格。就拿些銀錢。招了些新水手。他們本來想害我的命。因爲我已經被他們壓伏住了。他們同黨中。又死了幾箇人。實在人數太少了。所以暫且留着我的命。又走了幾箇禮拜。到了印度。賣掉了貨。我被他們鎖在房裏。外面的事情。一點兒也不知道。直到了一千七百十一年五月九日。有一箇人走進我房裏對我說道。俺名叫做鍵姆史。奉船主的命。今天放你上岸。我問他道。如今你們的船主。名叫什麼。他也不理我。連忙替我開了鎖。就趕我上小船去。我只好換了一身衣服。帶了幾條絨毯。一



把小刀一同搖到岸邊。我又問這是什麼國。什麼地方。他只回我不知道。催我急速上岸道。稍遲被潮水衝來。你的性命就活不成了。把我推上岸。他們的船就開了。我也無法可施。只得上了岸。忖度了一會兒。立起身來。四面一望。只見這箇地方。草木叢茂。荆棘載途。定是野蠻種類所居。那些土地。都是天然樹木界劃的清楚。心裏雖然有些恐懼。只好壯着膽。一直往前走。走不多遠。見一條路上。獸跡縱橫。看去馬跡最多。再向前進。只見數獸臥在田中。又有一兩箇躲在樹上。我坐在地下。想把他們的模樣看箇清楚。就有幾隻獸瞧見了我。對我跑來。相離很近。我纔仔細看清。他們的頭上及胸前。毛片最濃。也有鬃的。也有直的。額下多生長毛。與山羊相似。背上前半毛更長。兩面垂下。將着地。後身却沒有遮蔽。所以能瞧清他們。皮膚是櫻色的。無尾臂上也有長毛。這是天生就保護他們坐在地上的四足生有利爪。善能爬樹。靈捷同松鼠一般。又善能跳躍。那些雌的。身材畧小。頭上長髮披面。面上和別處都是赤色。下體也多濃毛。毛色却也不等。紅黑黃櫻色皆有。這種野獸實在爲我生平所未見。看了許久。我想他性既這樣馴。或能指引我往印度的路。因此趕前幾步對面。又有一隻走來。見我也有些驚恐。後來漸漸走近。我就拔刀向他亂舞。被吾拿刀背擊他一下。因恐殺死了他。被此地居

民知道我傷害他們的畜類。未免不妙。豈知那隻獸被吾擊了一下發喊起來。霎時來了一羣。足有四十隻。變出許多兇相。我急忙爬到一株樹上。不料那些野獸從別的枝上爬了上來。反在我的頂上撒下糞來。幸喜我藏在一根樹枝的下面。那些糞却墜在我的四周。不至於污了頭面。忽然間那些怪獸不知爲了什麼都跑了。我便乘此機會。返身下樹。仍舊順路前進。不料大喫一驚。原來剛纔的那些怪獸。却因爲左邊田裏有一匹馬慢慢的走來。所以他們都跑了。我見那匹馬漸漸走近。對我站住了一看。在我的四周走了幾轉。我看他似乎性極馴良。就對視數刻。到末了放膽子。把手去摩他的領鬃。這是捉馬的法子。不料這匹馬是不願人抓他領鬃的。我伸手上去。他竟拿左足揚起。長嘶數聲。我只好放手。可巧這箇時候。又來了一匹馬。對鳴幾聲。彼此相應。彷彿關會怕我逃走的意思。我想這箇地方若有居民。依這畜類的智慧看起來。必定是地球萬國最聰明的人種了。我一面想。一面望前走去。盼着到了有房屋城市的地方。就可以安心了。誰知那一匹先來的灰色馬。見我走遠。突然長鳴。我便緩步候他。且看他是什麼情形。回頭只見兩匹馬一同趕上。向我或是咬。或是踢。却並不傷害我。看他是很親近我的意思。所以我毫不驚恐。只想這兩匹馬竟是神駒了。或者我告訴他來。

慚。他也能懂人的言語。便開口道。我本是英吉利人。不幸遭難到此。爾等如果可以許我騎了。送我到有人民房屋的地方。必然不負爾等。我如此一面說。那兩匹神馬是一灰色一棧色的。竟立定了。聽我講完。又鳴了幾聲。我聽他們叫的時候。似乎常帶着箇狎花狎花的聲音。我聽了一會兒。也學着他說狎花。那馬聽了。似乎一驚。那隻灰色的又連叫幾聲狎花。那隻棧色馬又叫一聲是黑海南。這聲音很難學。我拿英國字母拼起來。就是 *Houyinhun*。學了一會。那隻灰色的一昂首。似乎指引的樣子。叫我在前行走。我走到半途。脚步漸緩。他又霍霍叫了幾聲。我却有些乏了。稍微歇下來一會兒。又走了許多時候。大約有三英里光景。瞧見一座房屋。並不高大。是茅草結成的。這時我心中一喜。不比尋常。但恐怕那些野人。不肯容留。我就向衣袋裏摸出些玩物來。想去哄騙他們。誰知那灰色馬到了這茅屋前。做箇手式。似乎叫我先進去。我便走進裏面一看。地下泥土鋪得很是光滑。其中有三匹小馬。兩匹母馬。我見了又一驚。另外還有幾匹尋常的馬。好似他們的傭役一般。那灰色馬當時跟了進來。對着他們一羣叫了幾聲。屋裏的馬也接應他。我到了第二間屋。又走進第三間。那灰色馬先進去。我便跟在後面將要進去的時候。聽見了有些人聲。隨後再進去。不料聽見的聲音。都是同

灰色馬一樣的。不過稍微響亮點兒罷了。我心裏沈吟這裏面的人。必定是一位大人物了。要想進去。又不懂這裏的禮貌是怎樣的。但是又想到一箇人。怎樣能使喚得這許多馬呢。再三揣度。也想不出是什麼道理。只因我屢次游歷異境。遇險被難。真真把心都嚇偏了。竟是懍懍懂懂。莫明其妙。這地方究竟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說可得聞與。曰。簡而易明。事之易明者。莫過於是。世人之不知。何足深責。余獨怪聰穎如夫人。乃亦矇矓。至是。今請爲夫人言之。然當日堂上所問。及證人所供者。夫人均已知之。區孝之說。夫人以爲何如。我曰。聞諸道路。殺人者卽區孝。彼云曾遇伊蘭及施德登。皆謊語耳。異人以線作結。徐語曰。決無此事。當晚區孝醫生赴宴會。其同膳者咸云。區孝並未服宴服。亦未冠高冠。而警察費司克所見者。則固服宴服冠高冠者也。我曰。然則必係區孝之誤。彼所遇見。或非施德登耳。異人復作一結。答曰。否否。區孝曾語施德登。而施亦答覆之也。我曰。然則施德登何苦謊言未見區孝邪。異人曰。彼謊話者。所以祛衆人之疑也。夫人亦知區孝所見與伊蘭同行之男子。與十分鐘後警察費司克所見者。乃判然二人乎。我聞之不禁駭異。曰。二人邪。異人曰。誠然。彼二人者。卽伊蘭之催命鬼也。今調養醫院之財政有弊。夫人疑之。伊蘭亦深知之。意欲一明會計員之底蘊。蓋一切財政。惟會計員主持之。而哈米達之私室之所由落成。非一明證乎。雖然。院中之公產。非特充會計員一人之私囊也。總理亦與有分焉。我驚疑曰。先生謂金納醫士乎。異人曰。然。金納亦曾分肥。夫人以爲金納茫然於院中之財政。則大謬矣。金納知其有弊。而不思查究。以期水落石出。又不設法以止之。有是理乎。金納之分肥。豈非彰

明較著者。夫人以爲何如。我恍然曰。我悟矣。異人曰。既知金納與施德登通同作弊。則此案情節。不難曉諭。彼二人者。均非善類。假公濟私。以院產供彼家用。蓋已有年。今忽爲警敏之伊蘭所窺破。事苟發覺。則二人之聲名將掃地。而前此所得者將不足恃。無已。則思謀斃伊蘭。以絕禍根。於是假散步爲名。邀伊蘭同遊。伊蘭爲情所迷。不復計及他事。故逕就彼意中人施德登之約。而同行於人跡少至之僻野。是時金納藏於近處。以爲後援。乃無意之中。區孝忽現。區孝素識施。因與之談語。其時事機已洩。施德登不知所爲。金納沈靜狡黠。俟區孝去後。即出見施德登及其情人。談話之際。戒施德登勿忘赴會之約。施德登會意。即恩恩別二人而去。既至哈羅街隅。乃乘車赴會。而伊蘭之命。遂斷送金納之手矣。案之頭緒。幻譎至是。審官何由得其真情乎。蓋區孝雖遇施德登。而警察費司克所見者。實係金納。金納素與伊蘭無甚交涉。故衆咸不疑之。及警察既過橋他去。而金納乃施其毒手。以害伊蘭。事畢而回。途中未遇熟人。故伊蘭爲彼所殺。人莫知之者。衆人所疑者。惟施德登一人。而施以善辯。得免於罪。噫。天網恢恢。豈有時而不信耶。雖然。調養醫院之不法。將來必有發覺之一日。彼二人者。終不能優遊於法外也。此案既明。我事亦畢。夫人請再四思之。倘吾之臆度有所差誤。則明日會面時。

當聆夫人之高見也。我未及答而異人已去。乃展像細觀二人容貌。正氣偏人。殊不類犯此大慙云。

### 雪駒案

一日我偶至茶肆。啜茗消悶。左手執杯。右手持報。閱竟。流覽四周。見異人獨坐室隅。服長褂。架眼鏡。十指細長。以線作結。彼一見我。面有喜色。乃移座我旁。雖未啟齒。而我固知其不料我到此也。因語之曰。邇來安否。異人手指報之一節曰。余知夫人必樂閱雪駒事也。我曰。唯。然雪駒今已無恙矣。異人曰。雖然。夫人知謀毒雪駒者。究係何人。雪駒雖未喪命。然病亦可危。包羅之於此案。其知情耶。抑受賄出此耶。豈嵇生之婦及廐人郭克耶。所言皆不實耶。或別有他故耶。我聞其言。似其中頗有隱情者。因曰。我茫然一無所知。異人默然不語。一若未聞吾言。弄線作結。深有所思。我不能復忍。急欲一知雪駒之細情。乃曰。先生之於此案。有何高見。可明示否。異人曰。鄙見謫陋。不值一笑。矧警署惡習。甯使疑案不破。不願外人探悉真情。然雪駒之主翁。固曾懸百金之賞。以募人之能解此疑者。夫人其有吉運乎。雪駒之主。爲一子爵。愛之寶之。不惜蕩產以供之。近自雪駒被毒以來。路人甚以子爵爲破產。而愛痕姑娘頗願得嵇生漢爲其夫。嵇生漢

者。廐夫之子也。夫人倘至新市。則嵇生之家。路人皆知。其家居豪族采地。在園苑之中。人卽以貴家呼之。嵇生年約五十。其先世積有厚產。相傳已八百載。父浮蕩無行。棄金如土。死之日。曾無分文遺產。幸天誘其衷。嵇生僑善識馬性。凡養馬之事。靡所不曉。加以勤儉自守。不染其父之習。故得恢復舊業。今年甫五十。居然一富翁矣。嵇生僑居貴家。一婦一子。子名漢。雪駒者。子爵華赫登之物也。華赫登知僑善識馬性。因以託之。然鄰居多無賴。未免有覬覦之意。郭克郎者。嵇生之舊僕也。勤慎從事。於茲十餘年矣。其愛雪駒。不亞於其主。與華赫登。嵇生僑見其心愛之篤。乃使之任養馬之職。馬廐卽在貴家之旁。郭克郎悉心飼養。寸步未嘗離雪駒。食必同槽。寢必同廐。舍子爵華赫登及其主。嵇生僑而外。更不許他人近彼雪駒。其兢兢小心。可謂至極。然而事有不能預料者。競馬之日。雪駒忽得異疾。顯係受毒。今雖少瘳。如夫人言。然未能如舊。此子爵破產之言所由來也。

彼恃馬以爲業者。忽遭此事。其怨望可知。當嵇生僑聞此信時。在早六點鐘。比至馬廐。見雪駒疲臥草薦。心頓昏惑。竟舉鞭欲毆郭克郎。或云曾擊其首。而郭克郎亦驚惶失措。不知所云。末後自言。彼自飼養雪駒以來。如昨夜之安眠者。實出初次。且曰。我固非



貪睡者。凡有聲息。在寐中立可驚寤。故常日遇馬作聲時。我必起視。獨昨夜則我不知有何變故。憶昨夜晚膳後。覺甚疲困。故卽就眠。夜間醒時。見雪駒尙無恙也。至此郭克郎少息。一若想昨夜之事者。其時獸醫已被徵至院。見郭克郎晚膳所飲之皮酒杯。撫而嗅之。以舌嘗之。曰。是何怪汝之安眠也。是係藥酒。中有鴉片。郭克郎曰。藥酒乎。獸醫之言。宜可以解郭克郎之憂。蓋主人聞之。亦不忍深責也。而郭克郎則非特不能解憂。其愁悶之態。頓增數倍焉。常例郭克郎之晚膳。係僕持至馬廐者。而是晚十一點鐘時。稽生僑問之女僕名伊姆亞者。持盤與郭克郎。盤中盛皮酒一杯。麵餅數片。及牛油若干。膳亦非一次。常日郭克郎之飯。必先預備於廳事。我伺候主母既畢。即持之以餉吾意中人。我並未親嘗皮酒。而是夜之晚膳。亦置諸廳事。固與平日無異也。言時淚下盈頰。又低聲曰。一若我有意毒害我郭克郎者。以上云云。皆載諸報端。其事之乖異。與夫毒害者之辣手。固屬無疑。而諸報僉謂郭克郎之狀態。有足以動人疑惑者。蓋此事發覺之時。郭克郎驚駭無狀。此或藥酒使然。當稽生僑威之以鞭。彼似不耐受者。及酒有鴉片。獸醫既發。宜若可解郭之冤矣。而其言語。更形支吾。是不可疑。孰可疑。乃二日之後。

報章又載案有端倪者。則包羅之被捕也。包羅素無賴。乃競馬場之報信者。其平日之作爲。久已爲警察所注目。而近數禮拜中。常蹀躞於貴家之四周。曾爲廐夫所逐。當雪駒被毒之前一日。包羅終午在貴家傍。若欲與廐夫或內使有所言者。奈嵇生僑家訓素嚴。不許僕人輕與此等人交談。違者有革除之罰。以是無人與之相語。忒維司者。任此案之偵探也。查見伊姆亞曾與包羅交談。即競馬之前一日。彼二人亦在一處。伊姆亞始則推諉。繼而迫於無奈。自認曾與包羅談一二次。且云曾幾次欲置馬以銜鐵。而郭克耶終未允許。至於包羅則固一循循善人也。產於伯京哈。與彼有桑梓誼。故雖常以銀錢託之。未嘗悔也。伊姆亞且述且泣。其言頗與此案有關。故翌日包羅與伊姆亞同以涉嫌被捕云。

吾國人之有馬癖者。實繁有徒。故此等案件。最爲衆所經心。則當日審判之時。又何怪觀者之摩肩接踵乎。余抵新市綦早。因得據最前之位置。子爵華赫登。狀貌秀美。其喪心之態畢露。廐夫嵇生僑。體瘦而禿頂。頗有大族遺表。其妻則愁眉不展。面帶深憂。伊姆亞涕泗滂沱。包羅則退然自若。毫不介意。馬僕郭克耶亦廁其列。愁悶憂懼。進退維谷。蓋法堂之人。未有如彼之窘急者。少選。審官至。伊姆亞與包羅均供未曾毒害雪駒。

伊姆亞含淚訴冤。言彼與郭克郎曾結白頭之約。何得出此謀害之舉。卽彼雪駒。係郭克郎所喂養者。彼亦未忍毒害之云云。包羅自知名譽素惡。提詢及之。祇搖首供並未知情。而彼二人者。均招競馬之前一日。曾經晤談。惟所談者。僅云當競馬之時。伊姆亞當鼓舞雪駒。使之速馳而已。其證人之最有關係者。惟馬僕郭克郎一人。其供狀之時。言語支吾。狀態驚懼。始則動人之駭異。繼則轉駭以爲疑。其對答審官也。處處解釋。伊姆亞之無罪。及審官詢以有形跡可疑之人否。則其支吾更甚。始曰無之。繼則曰有。倉皇四顧。驚疑駭懼。其匿情不宣之態。望而知之。最後招供其飲藥酒。實出意外。飲後即眠。至早六時醒。而雪駒之疾已形危矣。然無論其所述爲誑語與否。或有可疑之人。而不敢明言。或但求辯護。心愛之伊姆亞。以使之免於罪。而審官之意。固以爲伊姆亞必與其謀。因此藥酒。彼實持送也。特未知伊姆亞受包羅之唆使而爲此。抑二人均被他人之主使耶。審官名雷佛登。子爵華赫登之友也。聰穎敏銳。極欲一窮此案之奧竅。因百方令伊姆亞招供。雖未用刑。而鞫問過嚴。未免使弱女心慄。末後伊姆亞以驚駭過度。頓改常態。叉手趨向郭克郎。大聲疾呼曰。天乎。天乎。汝知我未作此。而乃不能救我邪。其狀若癡若狂。衆爲之動。郭克郎亦爲所警悟。乃毅然曰。伊姆亞。吾將爲之。吾之

無言。所以盡吾義務也。苟傍聽諸公。咸樂聞之。吾將盡以所遇述諸左右。彼傍聽者之願聞。固無待言。郭克郎乃述其所遇曰。吾自飲酒之後。覺甚困憊。因而就睡。深夜由夢中驚醒。時燈火黑暗。不辨室中有何變故。吾以手撫雪駒之鬃。以示安慰之意。乃忽覺有人出廐房。吾呼爲誰。其應我者……至此。不復言。面有驚惶之態。衆人亦爲疑駭。審官急問曰。應者爲誰。伊姆亞亦偏之曰。言耶。郭克郎乃微聲曰。應我者。乃稽生主婦也。其時泗涕交流。語稽生僑之婦曰。夫人。請恕我。夫人。我不敢言。但彼係我心愛者。吾不忍使彼無辜者含冤也。夫人其恕我。其時聽者益驚。咸視稽生之婦。而稽生之婦。面頓灰白。不勝駭異。稽生僑則將信將疑。怒氣勃勃。手中緊握馬鞭。高聲叱曰。是何言與。欺人太甚。審官有司法之權。不能徇情。因曰。請肅靜無言。乃又語郭克郎曰。汝云稽生主婦有所言。其言若何。郭克郎側目視稽生之婦而對曰。其時主婦似心有所不安者。僅語我曰。郭克郎。並無他事。吾有言欲告我子漢。我……稽生僑未待言畢。怒不可遏。大呼曰。漢乎。審官曰。請稍自斂抑。毋擾法堂。郭克郎其續述汝言。郭克郎對曰。吾聞主婦之言。即問之曰。夫人。漢先生乎。深夜來此。意將何爲。主婦曰。無事。吾似見彼來此者。必吾誤矣。然無害也。相與起居而別。時聞寺鐘鳴四下。未幾即睡。至六句鐘始醒。其時